

安宁 著



见喜

我飞入你的眉眼；
你低头念我，我坠入你的心海。
一次相见，终生为喜。

见喜

JIAN XI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见喜 / 安宁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219-07230-1

I. ①见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5197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罗敏超
责任编辑 罗敏超 曾蔚茹
责任校对 唐柳娜
封面设计 王 霞
版式设计 李彦媛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58千字
版 次 2011年3月 第1版
印 次 2011年3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230-1/I·1335
定 价 22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开始相信缘分，在我不知疲倦地写了十年，且与“见喜”这样美好的一个词语不期而遇的时候。

我相信一定是有一种无形但却柔韧的力量，一路牵引着我，让我来到北京，并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，无意中抬头，看到一家安静的茶餐厅门口，挑出的黑色底子上大红色的招牌——“见喜”。我当即爱上了这两个字，并以此为自已十年写作中，最美的一本随笔集命名。

这是我的第十五本书。我珍爱它，犹如珍爱已经成为记忆的一程又一程的光阴。我认定“见喜”这一个饱满热烈又静寂明亮的词语，它与此书，是注定了的姻缘，恰如一段种子，一落下便枝繁叶茂、痴缠不休的爱情。

人生，当是由一个又一个“见喜”的中国结连接起来的一条绵密细软的丝带。有时候我们眼看着它要断了，却总会在那微弱处，有“见喜”的微光，自幽暗狭仄中斜射过来，照亮我们前行的小径，或者荒野。是这样的“喜”，让我们在微凉的夜晚觉得温暖，并对生命中这一程寂寞的行走，生出感恩，或者欣悦，觉得只是这一点的“喜”，就足以慰藉大段大段无“喜”可见的晦暗孤独的行程。

而文字于我，便是这样的“喜”。它是我过去的十年里最柔软坚实的结扣，每每在我觉得生命虚无或者荒诞寂寥的时候，无声无息地将我拥住，并把那些细小闪亮的欢喜，一一打开给我。犹如夜晚掀起窗帘的一角，突然看到的一弯明净的月亮，或者满

天闪烁的繁星。世界在那一刻是静谧诗意的。对着这样的“喜”，我除了在夜色里生出忧伤甜蜜的惆怅，再没有其他办法表达对于尘世的欣喜。

我知道自己永远都无法轻易地舍弃文字的“喜”，它让我寻到一个可以飞翔和肆意放逐的自我。一如爱情，让一对男女寻到烦恼人生中最值得眷恋的理由。它让我在一个人的夜晚，可以自由无阻地呼吸；让我觉出生命行走喧嚣尘世的意义，并清晰地感觉到灵魂深处那颗始终不安的心，它在怎样热烈地跳动。

无法舍弃，那便用力地挽留，即便拼尽一生的光阴及虚名薄利，富贵荣华。

是为序。



目 录

第一辑 水流云在 001

这一条不长不短的道路，隐在市区的繁华之中，像一名充满智慧的长者，不言不语，但却深悟一切离合悲欢。水流云在，俗世中上演的种种喧嚣，在它深沉的注视中，不过是一粒小小的尘埃，手指抚过，了无印痕。

三米外的俗世生活/002

无法治愈的孤独/005

见喜/007

沧海一粟/010

在指望中要喜乐/012

原木之爱/014

水流云在/017

十字路口处的一匹马/019

喝茶的旧日好时光/022

只是一碗馄饨的温度/025

我们是房子的什么人/027

穿越声音窥到你/029

天真主义/031

在初春的月亮下走路，常会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不紧不慢地跟着自己的脚步，穿过路灯的昏黄，经过一家即将打烊的花店，越过一片小小的树林，掠过一只机警的野猫，抚过在风里飞旋的落叶。我很轻很轻地走，犹如一只夜间出行的蚂蚁。我甚至不敢回头，怕我的影子，受了惊吓，躲进某片灌木丛里，且再也不肯陪我度过那些孤单行走的夜晚。

有一种友情只留给记忆/034
有没有阳光温暖过卑微的你/037
让我们彼此依然不屑一顾/040
与你偶遇在孤单的旅程/044
蝉蜕/047
光阴里那些手绘的花朵/049
逃之夭夭/051
多年之后时光会给我们宽容/054
窥见你粗粝成长的弧度/057
当年校草已黯然/060
痴缠/063
站在我光环下的你/065
华丽流转梦依然/068
出逃/071

我猜想上帝一定是个身强体壮、健步如飞的运动健儿，而且刀枪不入，武功盖世，任是风吹雨打都撼他不动。如此，他也就无须华衣丽服，名贵补品，甚至连喷嚏也不打。偶有小恙，喝一碗姜汤，蒙头睡一大觉，天亮了，又是一个世人敬仰的英雄。

良心的利剑/074

贱气/077

谁爱针尖男/080

严于律人，宽以待己/083

买，还是不买/085

生为刀俎，师为鱼肉/088

心残/090

无论如何还是厌弃你/092

女人心/094

弄拙成巧/097

逃债天天/100

博士男与宝马女/103

文人有价/105

等待那只 90 后的兔子/107

导师间的那点破事儿/109

一只狗的非正常死亡/112

能够“慢走，不送”，已是一个女子，
所能抵达的最高境界。所谓过往云烟，皆不
计较。君且慢走，我且不送。此后相忘江
湖，各自珍重。

一个人的残汤剩水/116

一段俗世的爱恋/119

转身忘记不值一提的眼泪/122

出轨/124

无关风月/126

无人会怜你的爱/128

爱情的时代症候/131

对花枪/134

感动不是感情/137

谁惊扰了那段最美的时光/140

离婚男女/143

爱情专家未成年/146

诱惑/148

愚不可及地错过你/151

慢走，不送/153

当我们的爱情在打拼里，变得伤痕累累，皱纹横生，当我们将最美好的三十年，献给了房子车子和物欲，当我们的双手，只记得钞票的温度，却忘记了牵手的温情，那么我们在飞速向前的城市里，怎能将缠绕相依的根，深深地扎进水泥里去？

找寻母亲的温度/156

无法不对你残酷/159

谁是谁身上难堪的印痕/162

双程爱/165

时间会告诉你/167

校服里的父辈/169

互不相干的两段青春/171

父亲在城市里串门/174

穿越思念的时空/177

那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头/180

当父辈的爱情来到城市/183

尘世里最美的相守/186

乡下的月光，是有轻盈的翅膀的，它从高高的烟囱，飘到青灰的瓦上，又落在静默的灶台上，而后融入薄如蝉翼的霜中。它还有清冷的声音，细碎的，窃窃私语的，微凉的，似夜里母亲哄孩子睡去的小曲，或者路上夜行人清晰短促的呼吸，又或影院散场之后杂沓寂寞的脚步声。

寻找唐放/190

疾行之病/193

爱之养与痒/195

谁弄醒了做梦的小孩/197

那个与你共穿一件西装的朋友/200

人心的距离/203

你那急需公证的安全感/205

给别人看的简历/208

你有没有最珍贵的/210

岁月里你沉淀下什么味道/213

谁采走了我的决明子/216

倾听是心灵的慈悲/219

你的善良是一把尖锐的刀/222

尘世中你是谁眼中的风景/224

一抹忧伤抵达的月光/227



三米外的俗世生活

我的书桌，正对着一扇窗户。隔着三米葱茏的绿意，则是一栋高高的楼房。我从来都数不清这栋楼究竟有多少层，就像我从来都窥不到每一个窗户里，究竟藏有多少无法言说的秘密。我所能做的，就是坐在这里安静地等待，等待每一则故事生出芜杂纷繁的枝叶，而且恰好，神秘地抚过我的窗台。

楼房里的窗户，几乎都被以防盗的名义，额外加铸了结实的钢筋，这样便能向无人可以阻拦的半空伸出半米的私人空间。在城市文明的视线无法触及的角落，人人都学会将隐藏的“小我”自由地舒展出来，并把所做的一切视之为合理。

我可以看到二楼在绿树掩映下，多出的窗台上有一只白胖的猫，趴在一盆蟹爪兰上，眯眼延续着夜间没有满足的某个春梦。虎皮兰在半空里，向上伸展着肥硕性感的叶子。一只鸽子偶尔路过，停在生锈的栅栏上，咕咕叫着，不厌其烦地扰着白猫的美梦。北方的阳光，伴着响亮焦渴的声音，落在窗前那株因无人看管而索性只开花不结果的桃树上。

窗内的男人，大约有40岁，早早地就秃了顶，常常粗鲁地拉开窗户，将一口黏稠的痰啪地吐在香椿洁净的枝叶上。而这株倒霉的香椿，除了和风里无奈地摇晃一下，试图摆脱那口在阳光里迅速发酵的痰，或者等着某只麻雀误食了它，再无他法。

这个谢顶的男人有一个15岁的女儿，轻度智障，常常在夜晚哭喊着要她的父亲去买新烤的羊肉串，或者冰激凌。有时候她也会跑到阳台上来，朝我这边眺望，并对我能在电脑上啪啪地打字有种艳羡与好奇。我偶尔抬头看她，并拿同样好奇的眼光与她对视。她常常会惊吓般地转身离开，砰地关门，然后在我看不到的窗帘后继续她的窥视。

她歇斯底里哭闹的时候，客厅里只有一个苍老女人哄劝的声

音，显然那是她的奶奶或者外婆。厨房里，她的母亲在不耐烦地刷着油锅，急急地做着晚饭。电视里新闻已经接近尾声，她的父亲终于在她的吵闹里起身，沉默地走到阳台上，吸着饭前的最后一支烟。

男人吸烟的时候，视线无助地落在一株矮小瘦弱的夹竹桃上。那一刻的他，常常让我忍不住同情起来。从他晾晒的制服上，我猜出他是附近的交警，在外面，当是有无限的威风，遇到违章的车，不管其内的人如何体面都可以毫不留情地下张罚单，并在他们的苦苦哀求里，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威严。可是，当他回到家中，面对俗世生活甩给他的残破的一切，只能弃掉伪装的尊严，默默地接受。

三楼的主人是对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妻。窗户上热烈浓郁的“囍”字，还残留着几分鲜艳的红色。阳台上一字排开的，是活得鲜亮而富有生机的花。有明亮的太阳花，傲然的仙人掌，喜悦的茉莉，优雅的君子兰。而一株茂盛的吊兰，则瀑布一样流到二楼的窗台上去。

他们有时候会争吵，都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漂亮的女主人会负气地跑到阳台上来哭泣，或者静静地点一支烟，并不抽，任它燃着，让那薄而轻的烟雾丝丝缕缕地随了烦恼飘散开去。常常不等一支烟燃尽，男主人便会从她的后面，将她抱住。她任性又温柔地挣扎几下，便回转过身，边捶打着他，边在他的怀里咯咯笑着，之后两人相拥着回到卧室里去。

我喜欢这对年轻的夫妻，他们初婚的柔情蜜意，抵消了我对于二楼残缺生活生出的那一抹黯淡。想那人生，有苦有甜，经过层层过滤，终究可以调和成一杯能安全饮用的水。不管这其中行走的人，是自私小心，谨言慎行，还是勇敢无惧，豁达大度，都能够透过小小的窗户，窥到外面世界葱茏的绿意。

站在窗前，我窥视着这一切的时候，这栋楼里一直有因为装修而持续不断发出的尖厉的噪音。楼群间的空地上，那些在稀薄的泥土里自由生长的树木，在这喧嚣嘈杂的黄昏，依然有着生命不可缺少的灵性与诗意。那一缕最后的夕阳，照在那株不结果实

的桃树上，有一种终生未婚女子的圣洁与高贵。

噪声突然停下的时候，寂静像一脉清泉，缓缓流过我的窗户，漫溢到每一个黄昏中安静的角落。鸽子飞翔时的哨声，某个场馆里孩子练习跆拳道健康的喊叫声，墙角小虫的鸣叫，鸟儿私密欢快的啁啾，马路上呼啸而过的汽笛声，窗帘在风里海浪一样的起伏声；还有雨后水泥地上清晰的脚印，砖上盎然的一簇青苔，泥土阵阵扑鼻的清香……此刻，都如那水中的波纹，一圈一圈地荡漾过来，一直将我的每一个细胞都浸润在这湿漉漉的黄昏里，许久，都不肯踱步离开。

我站在窗前，窥视着三米外这方残缺但又真实的俗世生活，心内忽然充满了无限的温柔。

无法治愈的孤独

秋天的傍晚，很凉，在阳台的灯光下坐着看书，突然传来一声小孩子撕心裂肺般的哭喊，反反复复地，只有一句话，说：“妈妈不要我了！妈妈不要我了！”

防盗门砰地一下关上，对面的楼道里便传来高跟鞋冰冷的声音，咚咚地朝半空里去。那样的无情，只有在俗世之中，变得粗糙冷硬的一颗心才会生出。那个绝望的小孩依然在风里哭喊，可是，却没有人回应他的孤单。小区里的人，只当是一个孩子的任性或顽劣，觉得这样的冷淡，不过是对他的惩戒，所以便不足为奇，看他一眼，便从他的身旁凉风一样飘过。

我知道，小孩子的哭声终究会在无人理睬中渐渐消散下去，犹如一缕青烟，消散在静寂无声的暮色里。所以我也无须从窗口探出头去，看他怎样自己擦干了眼泪，在防盗门旁犹豫良久，终于还是抬起手来按下自家的门铃。

这是无路可走的孩子唯一可去的地方。或许家中有父母的呵斥，责骂，或许单亲的母亲会拿他撒气，或许饭桌上只剩下残羹冷炙，可是他无处可以流浪，除了回归，隐匿内心深处的孤独，他别无他法。

又想起另外一个小孩，跟母亲并肩行走时，不知是因了一句话与母亲发生争吵。做母亲的愤怒之下，便破口大骂他。在众目睽睽下，他没有争执也没有放声大哭，而是突然停止了脚步，无声无息地蹲下身去。昏黄的路灯下，我看不见他的脸，不知道是否有眼泪滑落下来。但我猜测，他是没有泪的。他的心里一片冷寂悲伤，犹如苍茫大雪中一只寻不到方向的飞鸟，找不到温暖的家园，甚至，连一根可以憩息的枯枝也没有。我走得很远了，还看到那个孩子蹲在水泥地上，孤独成一团黑色的影子。就像很多年前，因为被父亲责打，逃出家门，在荒野的草丛中，站

到露水打湿鞋子的我。

成人常常以为，不会有衣食忧惧的孩子，内心最为单纯快乐，所以孤单、绝望、无助、惶恐这样的词与他们毫不相干，不过三句哄骗、两粒糖果，便可以将他们收买，使他们重绽欢颜。可是，却无人懂得，当他们被成人冷落、打骂，甚至赶出家门之时，心内铺天盖地的忧伤，几乎可以将弱小到无力对抗世界的他们，彻底地淹没。

成人可以用物欲、情爱来填补席卷而来的孤独，可是那些哭泣的小孩子，却只能任由孤独裹挟着，犹如一艘在大浪之中颠簸向前的小舟。只有心灵始终纯净不曾沾染尘埃的成人，方能在他们犹如小猫小狗一样无助的眼神里，读出他们内心的惶恐。

行走在人际关系疏离的城市，很少会遇到儿时在乡村里大人当众责打孩子，被一群乡邻阻拦的热闹情景。更多的时候，这样的责打改在隐秘的家中进行，不相往来的邻居或者对面高楼上的陌客，只能透过窗户，听一听那个被家人孤立的小孩子呜呜的哭泣，或者绝望的嘶喊。

世界上最深的孤独，藏在一只流浪狗血流不止的伤口上，一头失去孩子的骆驼的凝视之中，一只被猎人捕获的野狼的惊惧里……还有，一个在城市里走失的孩子的惶恐中。

这样的孤独，隐匿在弱小的生命之中，除了时光给予它自我护佑的粗粝外壳，无人可以拯救，亦无药可以治愈。

见喜

见喜，是一种多么美好单纯的喜乐，一出门，抬头便撞见了挂在人家墙上的浓郁的喜。那喜，比在枝头上雀跃的鸟儿还要欢欣，比风中摇曳的枝叶还要茂密，是你以为永远失去了的初恋情人，带着那么美好甜蜜的笑容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时的眩晕；是你在夏日的夜晚，迷迷糊糊地掀起门帘，忽然看到天空上悬着的一弯清瘦的月亮，犹如美人的眼睛般温柔地注视着你，让你被暑气蒸腾着的一颗心，瞬间产生的一丝凉意。

童年时的记忆里，常常有这个词语：出门见喜。用黑色的毛笔字，龙飞凤舞，或者俊秀温婉，写在大红的底子上，一笔一画都看得到眉飞色舞的喜庆。它们大多贴在门外正对着的矮墙上，或者一株向上伸展的梧桐上，再或一垛高高耸立的柴草上。有时春节一过，它们就被淘气的孩子揭下，与鞭炮碎屑和残雪一样在一日日消失的年味里不知所终。但大多数时候，它们会一直悬挂在那里，犹如一道风景，用褪色的底子昭示着某种尚存微温的气息。这样的气息，一直到红纸渐渐发白，那黑也越发淡下去了，新的一年来到，又一张新鲜的“出门见喜”覆了上去。

见喜是乡民们琐碎无边的生活里的一小撮葱花，撒在总是平淡无奇的一年四季，调剂着那碗飘着点点油星的温水。在小孩子眼里，那代表着糖块，温暖的水果一样的糖块，或者包在手绢里的压岁钱，能换来爆竹、铅笔、小刀等物件的压岁钱。而大人们则联想丰富，会想到平日里某家娶了新娘子，可以蹭一顿免费的午餐；小卖部里的油盐酱醋降价了，兴冲冲跑去将节省下的钱换二两好酒；一场比油还贵的春雨淅淅沥沥下了许多天，脱了鞋子也要在田间地头走上一圈，闻一闻麦田里泥土的香味，觉得这一年真是赚了。

“喜”是一团氤氲的气体，还是糖块一样的固体，又或泉水